

2022年第1期新闻稿：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



《混沌旋转》山本竜基（日本）作于2019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，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迈入新年之际，距离世卫组织2020年3月11日**宣布**新冠肺炎为大流行病已近两年，死亡病例的官方数据已近**550万人**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**表示**，新型变异毒株引发了“海啸般的病例增长”。美国的死亡人数最多，官方统计有84.7万多人。接着是巴西和印度，分别有近62万和48.2万。这三国都

饱受疫情摧残。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非但没有采取切断感染链的有效措施，而且甚至向民众提供反科学的建议；而信息不明、医疗体系相对薄弱令民众叫苦不迭。

早在2020年2月到3月，中国疾控中心就将病毒的情况告知了美国相关机构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向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鲍勃·伍德沃德坦白道：“我一直都想淡化疫情，现在我仍然这么想，因为我不想造成恐慌。”尽管早有警告，新冠肺炎经游轮和飞机传入美国本土时，特朗普及其卫生部长亚历克斯·阿扎还是毫无准备。

特朗普的继任者拜登在应对疫情上也只是半斤八两。2021年4月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叫停强生疫苗接种，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疫苗情绪。拜登政府和美国疾控中心关于佩戴口罩的说法不一，加剧了国内的混乱局势。特朗普支持者和自由派在政治上势不两立、普遍漠视社会保障体系外艰难维生的民众，因此加速了美国的文化分裂。



《受到诅咒的村庄》剧中画面 卡洛斯·阿莫拉莱斯（墨西哥）作于2017年

美国的亲密盟友巴西和印度也效仿了美国的荒唐政策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视病毒的严重性为儿戏，拒绝听取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（佩戴口罩、追踪接触者、接种疫苗），奉行害人的政策，在国内一些地

方，特别是亚马逊地区，拒不资助对控制疫情传播至关重要的净水供应。“害人”一词并非随意使用。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吉尔马·门德斯曾在2020年5月和7月先后使用该词，第一次是指控博索纳罗“在医疗管理方面实行害人的政策”。

印度总理莫迪**无视**世卫组织建议，准备不足便仓促**封城**，未能在氧气等基本医疗用品的供应方面向医疗机构，尤其是医护人员（ASHA认证社会医疗工作者），提供必要帮助。相反，政府鼓励民众在公共场合敲锣打鼓，妄想以此扰乱病毒，以不科学的态度对待疫情。与此同时，莫迪政府在竞选期间仍然举行大规模集会，为重大宗教节日大开绿灯，种种问题最终演变为超级传播事件。

对博索纳罗、莫迪等领导人的研究**表明**，他们非但未能科学应对疫情，还“煽动文化分裂，趁疫情扩大自身权力、打击反政府人士。”



《马杜雷拉的狂欢节》塔西拉·杜·阿马拉尔（巴西）作于1924年

美国、印度等国，其次是巴西，都遭受重创，它们的公共卫生设施受损，而私立医疗系统根本无力应对此类危机。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美国蔓延，美国疾控中心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竟表示疫苗免费，

而“住院很贵”。美国全国护士联合会负责人邦尼·卡斯蒂略**回应道**：“试想一下，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，公共卫生策略竟是用医疗体系本身恐吓民众。哦不对，其实都不必想象……”

2009年，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**表示**：“提出收取医疗服务使用费是为了收回成本，防止过度使用医疗服务以及过度消费保健服务。这个目标并未实现。使用费反而伤害了穷人。”使用费或称共付费，以及公共医疗以外的私立医疗费仍在“伤害”穷人。印度是目前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排名第三的国家，其自付医疗费用位居世界首位。

美国护士工会负责人的犀利言论得到了世界各地医护人员的响应。去年，巴西容迪亚伊圣维森特医院的护士朱莉安娜·罗德里格斯向我**透露**，她们“工作时心惊胆战”，条件极其恶劣，设备无比简陋，工时又极长。她告诉我，医护人员“热爱工作、甘于奉献、关怀他人”。尽管此前“一线工作者”已经得到了关注，但医护人员的工作条件改善甚微，这也是全球各地掀起罢工浪潮的原因，最近印度德里就发生了激烈的医生**罢工**事件。



《工间操》瓦莱利·谢克尔丁（苏联）摄于1981年

美国、巴西、印度等国抗疫不力，严重违反了所签署条约中关于人权的规定。这些国家都是世卫组织成员，1946年签署的《组织法》**规定**“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。”两年后1948年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25条**声明**：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和家属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，包括食物、衣着、住房、医疗等必要社会服务；在失业、患病、残废、守寡、衰老等不可控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，有权享受保障。”宣言中的“他”虽用词过时，但内容清晰明了。《宣言》尽管不具约束力，但它确立了一个重要标准，无奈总被大国违反。

1978年，世卫组织成员国在前苏联的阿拉木图**承诺**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。承诺不仅化为泡影，基础设施还因医疗卫生大规模私有化而遭到系统性破坏。公共医疗卫生体系遭到严重侵蚀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大原因，这与古巴、印度喀拉拉邦、委内瑞拉等地对比鲜明，它们用少量资源**成功**切断了感染链。

最终，在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议上，联合国各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文件，**重申**“健康是行使其他人权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。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准，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”

世界上许多大国出现了一种有害的文化，漠视平民福祉、违反国际条约已成常态。我们需要从根源上重新思考“民主”“人权”等词，狭隘的使用让它们变得廉价。

新年伊始，《新框架》的同仁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**社论**，号召反抗流氓政府，呼吁重拾希望的新计划。他们在第二点写道：“这并非天方夜谭。在进步政府的领导下，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例子有很多，局限性和矛盾也必然存在。不过这需要组织并动员民众建立一种力求变革的政治工具，进行自下而上地更新和约束，从而避免本国权贵阶层和帝国主义的危害，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有明有暗的复仇主义。”

热忱的

Vijay